

國劇的現狀

丁秉鏞

國劇是我國一種集故事、舞蹈、歌唱、音樂、武技於一體的綜合藝術。國劇是我國的國粹，國劇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代表。這些都是衆所周知，老生常談了。現在我們爲促進文化交流，推動國民外交，也偶有派國劇團體出國之舉；久居我國的外賓，和偶然來臺的觀光旅客，也常常找些國劇來看。那麼，國劇似乎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項目了？好！且讓我們來看看國劇的現狀。

先談戲院。臺北市中山堂只能上演非營業性質的晚會戲，不能賣票，即使慈善義演也不例外，三軍托兒所的中正堂，可以租用演戲，但是場租稍高，地點也不太適中，只能適宜短期，不能作常期的打算。金山戲院，地點和舞台也不大理想，但是租金或是批賬辦法，還使後台擔負不太重，這是目前唯一勉強可以上演國劇的戲院。爲什麼臺北市的新電影院！如雨後春筍，每年總有一兩家落成呢？因爲電影一天可以演六七場，而國劇除了星期日可演二場，平常就能日演一場，論收入絕比不上演電影，又有誰肯投資興建專演國劇的戲院呢？

談到國劇人才，倒用不着「老成凋謝」那幾個字，因爲根本就沒有老角。就是一般少壯派的角色們，也都不是退隱，就是加入軍中劇團。在民營劇壇上活動的，實在寥寥可數。譬如：顧正秋，劉玉琴已嫁。劉正忠改行。胡少安、高德松在海軍劇團。秦慧芬、周正榮、李環春在陸軍劇團。戴綺霞、李鳳翔在聯勤劇團。李桐春、馬驪珠、朱殿卿、王福勝也都在軍中劇團。生角只有李金棠、曹會禧，且角只有陳美麟、張正芬、蘭婉華在特機而動，偶爾唱唱營業戲，可以說是一曝十寒。一般配角們大都以教戲爲生，而在票房工作較多的教師們，甚至有班兒都不肯搭，因爲不願意爲了唱一個月短期的營業戲，而就誤了教票房的長年工作和固定收入。至於底包零碎兒們呢，大都已經改行，想法糊口。仍然指着唱戲爲生的人，已經少而又少。所以現在看營業戲，常常發現這種現象：主角還不錯，配角不齊整，底包零碎一團糟，因爲臨時一些外行上台，怎麼能不砸鍋呢？而在戲班裡，跑龍套也是專業，是要由職業伶人來扮演的呀！

至於國劇人才的後起之秀，倒有一片可資欣慰的美麗遠景。現在公立有三個培養國劇人才的學校，就是板橋國立藝術學校的國劇科，臺北大鵬國劇隊的學生班，和北投私立復興戲劇學校。這三個搖籃裡所培育的國

劇幼苗，總數在二百人以上，而且都正在茁長壯大，這是一技可寄厚望的生力軍。

軍中劇團人才濟濟最硬堅的，當數大鵬，哈元章，孫元彬、孫元坡、趙玉菁、程學祥、趙原，都是少壯派的佼佼者，而徐露自小班卒業後，加入大班露演，也能獨當一面，和一些師叔們分庭抗禮了。

談到觀衆，也和營業戲裡的角色一樣，日見稀少，成廣陵散了。爲什麼呢！大抵現在喜歡聽戲的觀衆，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，因爲小時候有聽戲的環境，過去在大陸有聽過好戲的機會，所以來到臺灣以後，還打算聽聽戲。而這些觀衆們在此聽戲的心理呢，是有點「發思古之幽情」；或是因爲喜歡戲，而與伶人們相識，有點捧場意味在內的。在這種心情下聽戲，偶爾還可以，如果聽了幾年戲，總是這麼幾齣，而且演的機會還越來越少，唱的角色也越來越不齊整，請問？有什麼力量能鼓勵這些老戲迷們，老來聽戲呢？所以現在國劇的情況是，不但唱戲的少了，而聽戲的也少了，再這麼互爲因果的少下去，前途就不堪設想了。所幸，現在觀衆們對於小孩戲的偶爾演出，倒是很感興趣，甚至於不常聽戲的人，也來看看小孩戲，這是國劇前途的一線曙光。

最後談到國劇的票價。以前國劇限價在十四元五角一張票，現在已經不再限制，可以自由議價了，總算是在解決國劇業困難上，往前邁了一步。但是一般伶人們自定的票價，也還是在二十元，三十元之間，絕不敢多賣。而在賣二十元票價的時候，也還是戰戰兢兢，唯恐賣不進來，不能保持成本，甚或要賠上幾文。固然，目前國劇營業的不發達，和伶人分散，觀衆減少，市面購買力等等問題都有關係，但是戲票捐稅的擔負相當重，也是一個有關的因素。因爲一場營業戲賣下來，除了捐稅，廣告費等公提以外，前後台一分賬，所得無幾，如果不是每場滿座，就有賠錢的可能，但是，誰又能保每場滿座呢？戴綺霞在金山戲院苦撐了幾個月，終於虧累不堪而放棄，這種殉道者的精神，實可敬佩。現在吳鳳雲又在金山戲院苦撐大局了，我希望在國劇營業圈裡，不要再造成任何犧牲者，而在國劇衰落淪亡以前，能有所補救。

以上剖陳目下國劇現狀，似乎悲觀而低調，但却是老實話，以後如果有機會，再談如何挽救這種局勢。